

高尔基的美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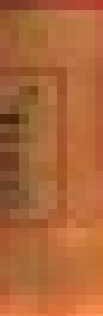
蕭三著



00142

高尔基与美学观

第三卷



高爾基的美學觀

蕭 三 著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 上 海

高爾基的美學觀

蕭 三 著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登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114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3 7/8 字數 75,000

(原詳益版印 5,000 冊)

一九五二年八月新一版

一九五七年一月第五次印刷

印數 10,521—13,520 定價(7) 0.34 元

序 言

偉大的文化導師高尔基底生平，他的文学創作与理論批評和他的社会、政治活动都是非常丰富、浩大、淵博和多方面的。过去，在某些場合时，例如，在他逝世的紀念日子，筆者曾为我們的报纸、刊物寫过几篇关于他的文章（因發表的时间、地点不同，故文中有某些重复处）；在延安“魯藝”講課时又曾根据一些材料，主要是苏联刊物“文藝学习”上契东諾娃寫的一篇文章，編譯过一篇“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总想对这位当今时代的聖人，中國人民真挚的朋友，作某些方面的介紹。現在把这些文章收集起来，編成小册出版，也許可以作为研究高尔基和苏联文藝者的一点参考。假如以后还会寫些关于他的文字出来时，当陸續补充到这本册子里去。

蕭 三

CAD 75/12

目次

序言.....	I
---------	---

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	I
--------------------	---

- 一 正确的反映现实和歪曲的反映现实
- 二 凭什么对文艺作品估价呢？（或艺术究竟是作什么的呢？）
- 三 写什么呢？
- 四 文艺的目的（或“有准绳的”美学）
- 五 高尔基的“人”观
- 六 为“真”与“美”之新的综合而斗争
- 七 艺术的基础——真，教人向美的真
- 八 社会主义的美学

关于高尔基.....	42
------------	----

- 一 他的写作态度
- 二 经常和人民共同呼吸

高尔基的二三事	49
---------------	----

- 一 十月革命后的高尔基
- 二 十月革命后三年中艰苦工作的二三事
- 三 逝世两月前的高尔基的工作
- 四 高尔基对教育与儿童的工作

高尔基与中国	64
--------------	----

——为高尔基逝世一周年紀念作

我怎能忘記.....70

——为高尔基逝世三周年而作

偉大的愛，神聖的恨.....88

高尔基——無產階級社会主义的美学家.....91

一 从魯迅說起并斥王实味

二 就在黑暗里也看到光明、斗争

三 愛战胜死

四 社会主义的美学家

高尔基与西方文明.....104

附：高尔基答美國雜誌問

高尔基底社会主义的美学观

偉大的文学家高尔基底創作——小說、戲劇、詩歌等自然占他一生著作之主要的、最大的部分。但是高尔基的論文、演說、書信、筆記……也应視為他的極其重要的文学活动。如果从他的小說等創作底形象……里面我們看得出高尔基的思想、人生觀……那末，从他的論文更能直接看到他对社会、文化、文藝各种問題的意見与主張。

高尔基不僅是作家而且是文藝批評家，文藝理論家。

这篇文章便是企圖根据高尔基的論文、談話、書信等文件來論述他对藝術的态度和他的文藝批評活动的原則。同时就是論述这第一个偉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作家对于美学的觀點。

一 正确的反映现实和歪曲的反映现实

文藝是現實的反映，这是在今天誰也承認了的，除极少数觀文藝为超社会超階級的东西及主張“为藝術而藝術”的人們而外。但是反映现实有正确与歪曲之別。这便要看作家的哲学、思想、人生觀等等而定。

“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評的基本方法，要求藝術家从现实底革命發展中真實地、歷史地和具体去描寫现实。”——这是“苏联作家协会章程”上的一条。

藝術不僅反映，不僅描寫現實，而且要改造現實，指出其革命的發展。所以簡單地描寫現實，給現實照一個像，以及不加選擇的描寫，或忽視現實之主要的、光明的、教育人的、積極的方面，——那不是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作品，那不是高爾基對藝術創作的態度。

在高爾基對L·安得列夫的回憶里，有一段故事，很可以看出高爾基對藝術的態度，同時也就看出他作文藝批評的原則來，這比對高爾基的美學觀作一般的論證更正確，更深刻些。高爾基在那篇文章里說：

“在加普利地方，我們告訴L·安得列夫一個故事，後來他用了作成短篇‘黑暗’。這個故事的主人翁是我認識的一個社會革命黨人。實際上這故事很簡單：‘忍耐堂^①’的姑娘，感覺地猜到了自己的‘客人’是因為偵探緊緊地跟着，迫不得已而走到她這裡來的一個革命者。她對他非常親切柔和，用一般母親的關心和女人的機智招待他，這是一個女人的感情，因為敬愛英雄而完全做得到的。可是這位英雄，是一個心粗的人，書呆子，用宣傳道德來回答那個女子之心的波動，提醒她，說她這時候想忘記那種德行。女子因為受了侮辱，打了客人一個耳光——這耳光我認為是他應得的。於是客人明白了自己粗心的錯誤，請她原諒並且親了一下她的手——我覺得這最後一着他也可以不作。這就是故事的一切。”

安得列夫寫了一個短篇。高爾基所說的這些事實完全採入了他寫的“黑暗”。在那裡面也有不平常的“客人”，因為偵

① 即妓院。

探跟隨，兩晝夜沒有睡覺了，於是跑到“堂”里來，也有妓女打他的耳光和客人恭恭敬敬的，甚至是崇拜得很的吻手。

可是在現實的堂子里所經過的簡單而光明的事件在短篇里卻沒有。有的恰是幾乎完全相反的。在現實生活里——革命事業的真理被女人從革命者那里感覺到了，他使得一個人從卑賤的職業里解脫出來，吸引出了——即使時間很短——女人的一切美德，自豪與溫柔，這些美德甚至不為那“英雄”所了解。在現實生活里發現了一種出人意外的兩個人——女人与“英雄”底相互的關係，人性的互相發揮更加豐富些，聰慧些了。但是在安得列夫那篇作品里現實生活的卑下，“黑暗”不僅將革命者偶然到了堂子里所帶來的一綫光明給弄髒了，——“黑暗”這篇小說可以說是“原則上”勝利了。安得列夫強迫着他的主人翁害羞，不是因為他對一切美妙處敏感之不足，而是自己的純潔仿佛被“黑暗”所侮辱了。短篇里的女人打了“英雄”一個耳光，不是因為他比女人心所理想的英雄粗暴、窄狹，而是因為他在女人看來，自許為“英雄”，而即此顯得女人底卑下。

“黑暗”這個短篇的“思想”，由安得列夫強烈地表現於那個主人翁在舉杯時所說的話語里。他想擺脫一生從前的種種，認為自己有眼睛“看得見”，是侮辱了世間大多數“盲目”的人。

“祝生出來便是瞎子的人們，——‘黑暗’的主人翁對他周圍喝得醉醺醺的妓女們說——看得見的人們！把我們的眼睛挖出來吧，因為可耻，——他一拳打在桌上，——因為有眼睛的看那些瞎子是可耻的。假如用我們的燈不能照見黑暗，那末把燈火完全熄了，我們大家爬進黑暗里去吧。”

对安得列夫这个短篇如何估价法？可以談他所創造的人物现实或不现实，可以討論一个藝術家根据他的哲学——他对人生的关系往什么方向叙述事实的权利，总而言之，可以估价这个短篇是真实的或是不真实的，正确的或是不正确的描寫现实。

高尔基估价“黑暗”这篇小說是一种罪过：不是藝術家对藝術的罪过，而是一个人对社会的罪过。在这以前，在許多文学家中間，安得列夫是高尔基唯一的朋友，从此以后便一天天疏远了。高尔基怎样批評的呢？他說：

“……列翁尼德·安得列夫將事实的意义和形式歪曲到不复能認識了。这一歪曲使我异常难过：列翁尼德仿佛是取消了，消滅了我所久待而渴望的喜慶日子。我太知道人了，这使我很高地尊重人們善良的、忠实的情感之那怕是最小的表現。自然，我不能不告訴安得列夫以他这一行为的意义，……他对我提到藝術家的自由，但是这不能改变我的态度，——就是到今天我还不相信，人的感情这样稀有的表現可以由藝術家随意歪曲去適合他所爱好的教义。”

高尔基指摘安得列夫，因为后者扼殺了生活所創造的偉大的人的美。他指摘安得列夫，因为一个作家是对社会負有責任的，他所見到的一切美妙的、聰明的，应化为藝術，使之普及于大众。安得列夫沒有看到这点，不僅夺去了人类的喜慶節日，而且譏諷了人类；即此，不僅鈍化了美学的法規（这法規承認与否，各人有自由，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應該作藝術家的），而且鈍化了社会的道德。

現在再举一个例子看出高尔基对藝術估价的态度。他認

為藝術家歪曲地反映現實，歪曲着生活之高的真理是破壞社會的道德，是作家的狹隘和貧困。

在“人格的破滅”那篇文章里，高爾基分析在頹廢派的文學里革命者的形象時寫着：“現代的作者們一致地描寫另一個典型^①，‘黑暗’的主人翁無疑地是不聰明的，這是一個病態意志的人，隨便一種乖僻的論證便可以折服他。‘七個被縊死者的故事’中的革命者對於他們為什麼去上吊的事業完全沒有興趣，在短篇故事里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說過一句話談到那些事業的，他們所給予人的印象，好像是過着異常寂寞的生活，和監獄以外什麼聯繫也沒有，他們接受死，也好像是病人沒有希望地喝一匙子藥水一樣。

“阿志跋涉夫的可笑的和愚笨的沙寧，比作者所用以針對他的一切社會民主黨人，要高一尺。在‘百萬’那篇里，社會民主黨人是頗為卑鄙的人物，在‘恐怖’那篇里——革命家簡直是個惡棍。‘人的自由’里的人物——盡是一些怯懦之輩。梭羅古勃的埃斯得秩加·阿爾金娜和俄國的女革命家有什麼相同之點。”

高爾基所數的上面那些文學上的現象，不都是有意的證據。現實的歪曲和庸俗化——這裡是因為作家無能力辨別那生活之高的真理和那種仿佛的“真理”。

高爾基在上舉的那些文學作品里，也和從“黑暗”那個短篇一樣，首先看到“社會道德的墮落，俄國作家自己的典型之下降。”（高爾基）

① 高爾基這裡將“現代的作者們”和皮謝孟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斯科夫、屠格涅夫等作比較。

在高尔基看来，文学常常是一种社会的事業，社会的行为，他在道德上的估价和人的任何一种别的社会活动是完全一样的，甚至还要高些，要嚴格些。

在高尔基看来，生活之唯一的和必需的意义，同时也就是藝術之唯一的和必需的意义——因为藝術对于高尔基是終生的事業——是为了使人与人类幸福和美满而進行热烈的、不倦的斗争。

在高尔基看来，藝術是为属于未来之生活的真理而奋斗的最有力的工具。

对藝術任务的这一观点，说明高尔基一生自始至終的文学批評活动的特性，从前世紀末他少年时代在报纸上寫書評及小品文起，到作为我們时代第一个偉大的布尔什維克作家的演說报告及論文，都是一貫的。

二 憑什么对文藝作品估价呢？

（或藝術究竟是作什么的呢？）

这里我們說明高尔基对藝術的态度的第一点，——他对文藝作品的观点認為是一种行为，一种事業，而且是社会的事業。

高尔基說过：“沒有一本書不是教人以什么的。”（中國也有句古話：“开卷有益”。）我們知道，一切藝術，形成这样或那样的性格，暗示同情或反感，教人（或对或不对的教）如何生活。这就是藝術在人生里所尽的使命和所起的作用。它的估价——好或坏，肯定或否定——决定于它教育人以什么。愈是有天才的藝術家，他的藝術因而影响人愈强，便愈加应该从

对社会有益或有害的观点去批评他的作品。

这样可以概略地说明高尔基对艺术和实际关系的观点。他坚决反对艺术之“无目的”“或本身目的”的理论，甚至在最反动的时代，当一般颓废派的美学者谰言地称艺术的社会意义的人为空想与无知……高尔基即不倦地主张对人及人类必要的艺术，反对有害的艺术。

成为天才的作家之前，高尔基曾是天才的读者。对于理论家和批评家的高尔基——书，首先是为读者的，他对于书之以“读者”资格作的批评是最能看出来高尔基对于文学的要求的。

在“我怎样学习写作的”那篇文章里，高尔基叙述他早年的，形成他后来作为一个不妥协的和那些生活的腐朽制度斗争的战士的“生活的印象”，提到他的遭遇，影响他和人事件时，同时提到书：

“和他的姿态一起（一个被罚作苦工者的姿态——译者注），我联系着另外一种东西，也是很深的印象，——他写道：——我得到一本厚厚的书，开始几页脱掉了，我读起它来，一点也不明白，除在一页里说到一个国王要给一个简单的射手以贵族的称号，射手用诗回答国王：

“唉，让我作一个自由的乡下人了此一生吧，

我的父亲是一个简单的农人——我的儿子也将是个农人。

本来我们这种平常的人在事业上，

比显贵的老爷们更伟大，更光荣。

“我把这首拙笨的诗抄到本子上，它对我仿佛是我多年作游客时的僧棒，甚至是一件盾牌，使我不堕落到那时的‘名人

們’对我許多的誘惑和庸俗的坏的教育里面去。大概許多少年們在生平常碰到一些話語，成为他想像的动力，有如風之吹滿帆船一样。

“过了十年左右我才知道，这几句詩是‘述快活的弓手格林和古德’那个滑稽剧本上的，是十六世紀时莎士比亚的先輩洛伯特·格林(Robert Grin)寫的。我很高兴，我于是更加爱好文学，——这个从來便是人在艰难困苦时忠实的朋友和助手。”

高尔基对文学之一切好的批評，常常是因为作品对人有幫助，指示人民走正确的道路及教人以品行和对人的关系，能教育人們。

“伯朗热(Beranje)使得我快活，頑皮，对人說俏皮話，在短時間內我而且很学会了这一点。”(“人間”)——高尔基叙述他少年时和偉大的法國歌者的認識。“司湯达(Stendhal)的小說肯定了我的恨，”——在別处高尔基寫着。他不倦地指出藝術之教育的創造的作用。

在“工人階級应培养自己的文化技师”一文里高尔基寫过：“两个最能教育(影响)文化人的力量，——藝術和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列的，文藝是不弱于前者——假如不是更强的——教育人的理智和意志之有力的工具。除一些糊塗虫外，誰也不会否認这个吧……”

因此高尔基極力反对那种对人發生不良影响，使人不堅定生活而向生活投降的文学。

高尔基是最爱俄國文学的，認為它是“我們民族所創造的最好的东西”。但他極力反对其不健康的处所。

一九一三年他曾寫過一篇文章，里面說：“在我們面前擺着一個巨大的改造的工具，不僅是社會政治的而且是心理的。我們應仔細審查那混亂的過去所留給我們的遺產，選擇其有價值的，有裨益的，而把無價值的和有害的丟了它，擱到歷史的文獻里去。我們比什麼人都需要精神的健康的勇氣，相信理智和志願之創造的力量。”

除對社會的價值以外，高爾基不知道什麼批評文學。因此他也不知道對天才之無條件的、庸俗的崇拜。

高爾基曾忍受一切“愛美者”的譏諷，堅決地反對藝術在一定歷史環境里的有害的影響，不管那是天才的作品，甚至正因為是天才的作品，他更不能不作嚴正的批評。最明顯的例子，可以看出高爾基這個批評家的面目的，是他和托爾斯泰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鬥爭。

高爾基在一九〇五年所寫“關於庸俗論的隨筆”里說：

“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兩個最偉大的天才，他們以其天才的力量，震動了全世界，他們使得全歐洲對俄羅斯起了驚奇的注意，而他們倆站起來了，和莎士比亞、但丁、塞萬提斯和歌德這些大的人物在一列，是平等的。但是有一次他們對自己黑暗的、不幸的國家作了壞的服務。”

“受壓迫的，受苦難的人民，‘在縊死台和苦役’面前不安和恐懼着的，……”要求人民精神上的領袖、導師教會他們從屈膝的狀態站起來。“社會底精神的領袖們——高爾基說過，——應該對它理智的和正直的力量說：為自由及正義的勝利而鬥爭吧，在這勝利當中——有美，讓你們的生活成為英勇的詩篇吧……

“‘忍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設立普希金紀念像時的演說中對俄國社會這樣說。

“‘安分守己呵!’托爾斯泰這樣說，再加上一句：

“‘不要以強力去反抗惡。’”

高爾基所給予這一說教的估價，是真正原則的和真正現實主義的批評之最好的模範：

“……在這忍耐和不抵抗的說教里有一種窒壓的、丑惡的、可耻的東西，有一種近乎惡意的嘲笑，可是這兩個世界的天才，生活在這樣一個國家里，那里壓迫人的制度已到了可驚的窮凶極惡的程度，政權之擅作威福，肆無忌憚，使國家成了黑暗的監獄，在那里政權的臣僕，從省長到警察毫無廉耻地搶劫折磨成百萬的人們，欺侮他們和貓之侮弄被捕了的老鼠一樣。對這些受苦的人們却說：

“‘不要抵抗！忍耐！’

“而很美的歌頌他們的忍耐。”

這是高爾基對這說教的反抗，但我們應知道，重要的不僅在於反對不抵抗論之簡單的抗議。高爾基一生文學批評活動之另一個特點在這裡也是很重要的。高爾基從來不在歷史具體情形之外“一般地”反對那一種文學的現象。認為高爾基反對托爾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鬥爭是教人一般地取消他們，那正和高爾基後來在一九一三年所批評的那種說法相同了。

“……某文學家說我的企圖很是專橫。他說，假如我是一個部長時，我會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書燒掉的。部長我不希望作，但是我畢竟應該早就安慰那着急的作者：倘若我作部